

文藝論集 續集

郭沫若著



上海郁文書局刊

文藝論集續集

郭沫若著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1

BCG 56/02

一九三一年七月付印

一九三二年四月出版

1 ——— 3000 册

每册實價大洋七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文藝論集續集

目次

我們的文學新運動·····	1
孤鴻——致仿吾的一封信·····	7
文藝家的覺悟·····	35
革命與文學·····	53
英雄樹·····	75
桌子的跳舞·····	87
留聲機器的迴音·····	109
我們的文化·····	131
文學革命之回顧·····	139
關於文藝的不朽性·····	165
眼中釘·····	181

我們的文學新運動

中國的政治生涯幾乎到了破產的地位。野獸般的武人之專橫，破廉恥的政客之蠢動，貪婪的外來資本家之壓迫，把我們中華民族的血淚排抑成黃河揚子江一樣的赤流。

我們暴露有戰亂的慘禍之下，我們受着資本主義這條毒龍的巨爪的蹂弄。我們渴望着平和，我們景慕着理想，我們喘求着生命之泉。

但是，讓自然做我們的先生罷！在霜雪的嚴威

之下新的生命發酵，一切草木，一切飛禽走獸，不久便將齊唱凱旋之歌，歡迎陽春之歸至。

更讓歷史做我們的先生罷！凡受着物質的苦厄之民族必見惠於精神的富裕，產生但丁的意大利，產生歌德許雷的日耳曼，在當時是決未曾膺受物質的惠恩。

所以我們浩嘆，我們懊悔，但是我們決不悲觀，決不失望！我們的眼淚會成新生命之流泉。我們的痛苦會成分娩時之產痛，我們的確信是如此，

我們現在於任何方面都要激起一種新的運動，我們於文學事業中也正是不能滿足於現狀，要打破從來因襲的樣式而求新的生命之新的表現，

四五年前的白話文革命，在破了的絮襖上雖打上了幾個補綻，在污了的粉壁上雖然塗上了一層白墨，但是裏面的內容依然還是敗絮，依然還是糞土，Bourgeois 的根性，在那些提倡者與附和

者之中是植根太深了，我們要把惡根性和盤推翻。
要把那蚊棉燒成灰燼，把那糞土消滅於無形。

我們要自己種棉，自己開花，自己結絮。

我們要自己做太陽，自己發光，自己爆出些新鮮的星球。

中國的現狀指示我們以兩條道路，

我們宜不染於污泥，遁隱山林，與自然爲友而爲人生之逃者；

不則徹底奮鬥，做個糾紛的人生之戰士與醜惡的社會交綏。

我們的精神教我們擇取後路，我們的精神不許我們退讓。我們要如暴風一樣喚號，我們要如火山一樣爆發，要把一切的腐敗的存在掃蕩盡，燒葬盡，迸射出全部的靈魂，提呈出全部的生命。

黃河與揚子江係自然暗示於我們的兩篇偉大的傑作。承受天來的雨露，攝取地上的流泉，融化

一切外來之物於自我之中，使爲自我之血液，滾滾而流，流出全部之自我。有崖石的抵抗則破壞！有不合理的隄防則破壞，提起全部的血力，提起全部的精神，向永恒的平和之流滔滔前進！

——黃河揚子江一樣的文學！

這便是我們所奉的標語 Motto。

光明之前有渾沌，創造之前有破壞。新的酒不能盛容於舊的革囊，鳳凰要再生，要先把屍骸火葬，我們的事業，在目下渾沌之中，要先從破壞做起。我們的精神爲反抗的烈火燃得透明。

我們反抗資本主義的毒龍。

我們反抗不以個性爲根底的既成道德。

我們反抗否定人生的一切既成宗教。

我們反抗藩籬人生的一切不合理的畛域。

我們反抗由以上種種所產生出的文學上的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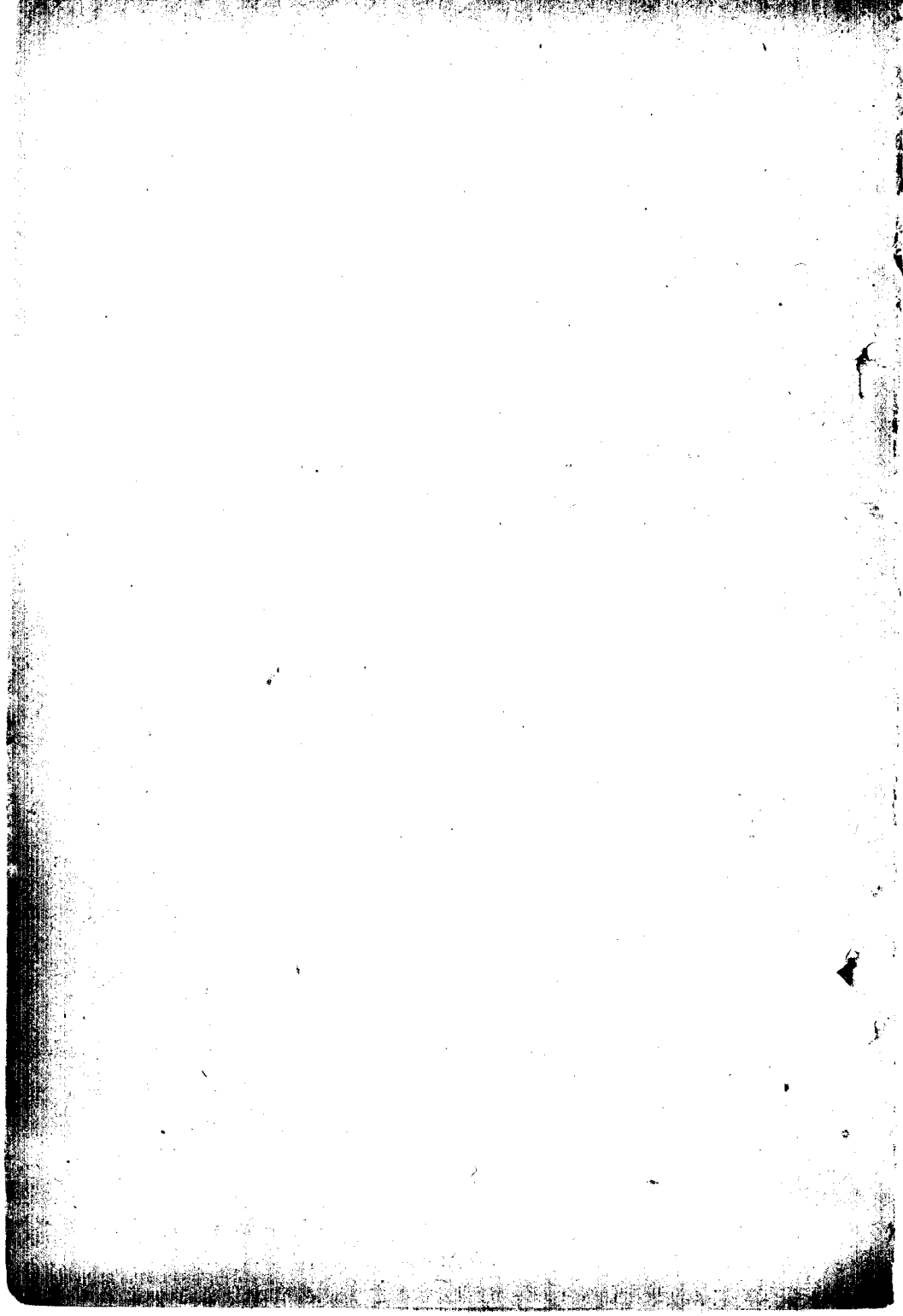
我們的文學新運動

我們反抗盛容那種情趣的奴隸根性的文學。

我們的運動要在文學之中爆發出無產階級的
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

我們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彈來打破這毒龍的
魔宮。

一九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孤鴻——致仿吾的一封信

芳塢駒，我又好久不寫信給你了。你到了廣州寫過駒封信來，我記得回覆過你一張明信片，但是是幾時寫的我也忘記了。你最近從澳門寫來的信，我直到現在還沒有答你，你沒以為我是已經餓死了，或者是把你忘記了罷。芳塢駒！人的生命，說壞些時，就好像慢性氣管枝炎，的積痰，不是容易可以咳吐得掉的，而在這空漠的世界上還有你這樣使我永遠不能忘記的人，也正是我不肯輕易地把這口

積痰吐出的原故呢。

你是曉得的，我此次到日本來的時候只帶了三部書來，一部是“歌德全集，”一部是河上肇氏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還有一部便是屠格涅甫的“新時代”了。我來日本的原因：第一是想寫出我計劃着的“潔光，”第二是來盼望我的妻兒，第三是還想再研究些學問。我最初的志願是想把“潔光”寫成後便進此地的生理學研究室裏去埋頭作終身的研究。我以為這是我們最理想的生活。我們把純粹的自然科學的真理作為研究的對象，忘却了人世間一切的擾亂紛繁，我們的天地是另外的一種淨化了的天地。我以為我們的多少友人都是應該走上這條路來，把自己的一生獻給真理的探求，我們於自然科學上必能有所貢獻，我們大漢民族的文明或者能在二十世紀的世界史上要求得幾面新鮮的篇頁。但是喲，芳塢，這種生活却要有

兩個條件作爲前提呢。第一的物質條件，如像從事於研究的地方和工具，我們在國內雖不能尋求，我們還可以求諸國外；但是研究者自身的生活的保障，至低限度的糊口的資糧，這求之於國外，比在國內是還要困難的了。再說到精神的條件上來，譬如淵博的先覺者的指導——這或者也可以說是物質的條件，因爲是外在的，可以作爲工具看待——我們在國內雖不能尋求，我們也可以求諸國外；但是研究者自身的精神的安定這幾乎是唯一的 前提：沒有安定的精神決不能從事於堅苦的學者生涯，決不能與冰冷的真理姑娘時常見面。我們現在處的是什麼時代呢？時代的不安迫害着我們的生存。我們微弱的精神在時代的荒浪裏好像浮蕩着的一株海草。我們的物質的生活簡直像伯夷叔齊困餓首陽山上了。以我們這樣的精神，以我們這樣的境遇，我們能够從事於甦醒的陶醉嗎？

甚麼人都得隨其性之所近以發展其才能，甚麼人都得以獻身於真理以圖有所貢獻，甚麼人都得以解脫，甚麼人都得以涅槃，這真是最理想的世界，最完美的世界。這種世界是一個夢想者的烏托邦嗎？是一個唯美主義者的象牙宮殿嗎？芳塢啊！不是！不是！我現在相信着：牠的實現是可以實現在我們的地上呢！科學的社會主義所告訴我們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時代，我相信終久能夠到來，“個人之自由發展為萬人自由發展之條件的一個共同團體，”我相信是可以成立。這種時代的到來，這種社會的成立，在我們一生之中即使不能看見——等待說是不能看見——我們努力促進牠的實現，我們的同胞得以均霑自然的恩惠，使我們的後繼者得以早日解除物質生活的束縛而得遂其個性的自由完全的發展，——這正是我們處在這不自由的時代而不能自遂其發展的人所當走的唯一的

一條路徑呢！

芳塢，我們是生在最有意義的時代的！人類的大革命的時代！人文史上的大革命的時代！我現在成了個徹底的馬克斯主義的信徒了！馬克斯主義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是唯一的寶筏。物質是精神之母，物質文明之高度的發展和平均的分配終是新的精神文明的胎盤。芳塢，我們生在這個過渡時代的人是只能做個產婆的事業的。我們現在不能成為純粹的科學家，純粹的文學家，純粹的藝術家，純粹的思想家。要想成為這樣的人不消說是要有相當的天才，然而也要有相當的物質。在社會革命未實現以前能成為這樣純粹的人格的天才，我們自然讚仰，但他們不是有有錢的父親，便是有有錢人的保護者，請看意大利文藝復興期中的一羣大星小星罷，請看牛頓，歌德，杜爾斯泰，更請看我們中國最近所奉為聖人的太戈兒罷！他

們不是貴族的附庸，便是貴族自己，他們幸好有這種天幸纔得以發展了他們的才能；沒有這種天幸的人只好中途無端地餓死病死了！古今來有幾個真正的天才能夠得遂其自由的完全的發展呢？芳塢駒，我現在覺悟了。我們所共通的一種煩悶，一種倦怠——我怕是我們中國的青年全體所共通的一種煩悶，一種倦怠——是我們沒有這樣的幸運以求自我的完成，而我們又未能尋出路徑來爲萬人謀自由發展的幸運。我們內部的要求與外部的條件不能一致，我們失却了路標，我們陷於無爲，所以我們煩悶，我們倦怠，我們飄流，我們甚至常親自殺。芳塢駒，我現在覺悟到這些上來，我把從前深帶個人主義色彩的想念全盤改變了。我改變了我研究生理學的決心也就是由於這種覺醒。這種覺醒雖然在兩三年來早在搖蕩我的精神，而我總有纏綿枕席，還留在半眠的狀態裏面，我現

在是醒定了，芳塢喲，我現在是醒定了。以前沒有統一的思親，於今我覺得有所集中。以前矛盾而不能解決的問題，於今我覺得尋得關鍵了。或者我的詩是從此死了，但這是沒有法子的，我希望牠早些死滅罪。

我最初來此的生活計畫，便是繙譯“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這書的繙譯本是你所不十分贊成，我對於這書的內容雖然也並不能十分滿意，如他不贊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圖，我覺得不是馬克斯的本旨，但我譯完此書所得的教益殊覺不鮮呢！我從前只是茫然地對於個人資本主義懷着的憎恨，對於社會革命懷着的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這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一個轉換的時期，把我從半眠狀態裏喚醒了的是牠，把我從歧路的徬徨裏引出了的是牠，把我從死的暗影裏救出了的是牠，我對於作